

新作点评

陈奂生的“别传”

——评新编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欧阳逸冰

“别传”之真意

作家高晓声家乡的常州滑稽剧团最新排演了《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主人公就是那个陈奂生。但这不是改编，也不是续写，更不是移植，而是剧作家王宏（合作编剧张军）在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土壤上独辟蹊径营造出来的新天地。这既是向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文学卓有建树的高晓声先生的致敬，又是为其笔下著名文学形象陈奂生精心创作的一部用滑稽戏来表现的“别传”。

高晓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过，文学是“好玩”的事。在陈奂生的塑造上，“好玩”就是幽默。对于陈奂生来说，其幽默中尽显智慧与狡黠、憨厚与精细、坚守与执拗……王宏正是抓住了陈奂生个性的基本因子，把他放入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民命运的长河里，用独有的喜剧思维，张扬了他原本就具有的幽默性，演绎出种种别样的，令人亦喜亦悲、亦笑亦哭、亦晦亦明、亦思亦叹的故事来，既表达着亿万陈奂生们对时代、对未来的真挚期盼，又表达着剧作家对亿万陈奂生们的真情实意和深深理解，也表达着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寻踪觅迹。

“吃饭”之深蕴

一开场，来日无多的主人公陈奂生就喃喃自语：“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问题……”这颠来倒去的话，貌似狡黠，却又是颇有探索精神的思辨，既是主题意义的核，又是结构作用的结。

对于曾经是“漏斗户”的陈奂生而言，吃饭是天，是命。然而，当他站到了生命的终点，回头一看，脑海深处却卷起了不曾预料的思想风暴（全剧都是他的回忆）：“吃饭问题”牵连着更为严峻、更为重大的问题——

为吃饭而奔命，但却不能受骗。主人公回味着那年队长王本顺让他对来访的县委吴书记说假话，条件是把那缸扛给吴书记看的粮食（实际是冒充，只有缸口上那一层粮食）给自己。但是，吴书记真的来了，面对吴书记的真诚，他实在按捺不住，还是说了真话。这仅仅是吃饭问题？

为了吃饭而多要孩子，多分口粮，但是，决不能失信。半路妻子傻妹临死前对主人公伸出三个指头，他点头答应把她这三个孩子养大。为了这句承诺，他不顾一切地挣扎着，甚至给队长磕头，争到三个孩子应有的承包地。这仅仅是吃饭问题？

为了吃饭，吃更多的饭，吃更好的饭而绞尽脑汁，但不能丢弃伦理道德。二儿子陈斤声称只要钱不要地，讹走了2000元，丢下了父兄和妹妹。转眼，20年后，陈斤又面不改色地向他讨要土地，抵作投资入股……如此坑爹，这仅仅是吃饭问题？

为了吃饭，吃更多的饭，吃更好的饭而千方百计，但不能逾越国法的底线。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大儿子陈两，上了大学，当了干部，却堕落为仓鼠，竟敢盗窃公粮！这仅仅是吃饭问题？

为了吃饭，那位痛斥欺下瞒上、保障了村民们口粮的吴书记，成了他终生思念和信赖的共产党人。这仅仅是吃饭问题？

看来，“吃饭”连带着“活着”所能包含的许许多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吃饭问题”是该剧的题眼，也是全剧的出发点，发掘出了当代农民对人生道路和时代演变的富有历史性和哲理性的检视与思考。

如果我们再从结构上检验“吃饭问题”的作用，就会发现其巧妙而宏远的拓展——

主人公好不容易能端上一碗白米饭，一眨眼就被流浪女傻妹抢走了。由此，光棍汉陈奂生与带来三个孩子的傻妹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了。一张嘴巴在欢呼“我有老婆了”，四张嘴巴在等着填饱肚皮。一碗饭牵出五个人的命运轨迹，特别是三个孩子长大后成人后的不同道路，他们与主人公的各种冲撞，直射或折射出种种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境。而媒人兼冤家的队长王本顺，善恶并存，爱恨交加，每到五个人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他都以不同的社会思潮面目，介入进来推波助澜，显示了偶然生活现象背后的必然逻辑。

“吃饭问题”就是这样贯穿着一个又一个具有典型价值的生活图景，铺陈出近半个世纪曲折迥迥而来的历程，拍打着人们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之门。

结尾，作为主人公陈奂生命运之秤的准星，吴书记在他的回忆中出现了。这样的人即使已经去世，仍能时不时地进行交流：“问题不是吃饭”……那么“问题”是什么？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主人公陈奂生顿悟突转：签字（此前他死活不签字），转让土地（建设农业园），让下一代尝试另一种活法；卖房子，凑钱，帮老大陈两退赔赃款，救赎灵魂。

这个突转，虽然中止了主人公对“吃饭问题”的思考（这个思考不可能有终结），但是，却完成了对主人公的塑造：他的生命停止了，他的灵魂却跨进了新时代。



从“吃饭问题”这个中国农民最切近、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入手，直至把主人公陈奂生塑造成中国农民的缩影，与小说中陈奂生相似而不同，相连而独立，相衬而自成。这是该剧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滑稽”之崇高

怀着对滑稽戏艺术真诚的敬畏之心，主创们用高晓声家乡的吴语喜剧艺术样式，把苏南大地哺育出来的典范人物形象陈奂生重塑出来，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熨帖适宜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陈奂生这个艺术形象本身就具有玩味不尽的幽默特质，具有天然的喜剧色彩，滑稽戏的大幕自然会为他拉开。

在《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里，喜剧悖逆情节的营造无不隐藏着严峻的真实——

譬如，只一碗白米饭，就引出了一段“天作之合”的喜事；只一句“有吃的，我就跟你”，“快点入洞房吧，进了洞房我就有饭吃了”，傻妹的一生就这么定了；只想着“将来你给我生仨孩子，加上你我，大队里就会分给咱五份口粮”，傻

妹转身就把三个拖油瓶孩子领出来了，让他们对着主人公大叫“爹爹”……如此荒诞，如此滑稽，让我们看到了罪恶的贫穷就是这样剥光了人的情感和伦理，只给人留下了“动物”性需求。

再譬如，为哄骗上级，王本顺硬是让主人公背书说瞎话，“大队好，生活好，干部好，吃的好”。在县委吴书记面前，主人公接连说“错”了两次，“干部吃的好……”“干部干得不好，吃的蛮好……”从全村凑来的六菜一汤，王本顺说陈奂生天天这样吃，陈奂生实在忍不住，向吴书记直言，他们“胡说八道”！然而，谎是越撒越大。当看破骗局的吴书记招呼大家一起吃饭时，桌上的饭菜早就被傻妹和她的三个孩子偷偷吃光了。目光敏锐的吴书记怒斥王本顺：“鬼就在你身上！”谎言的泡沫撞到了冰冷的石头上。

这就是滑稽戏老演员们所说的“肉里噱”，而不是“外插花”。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滑稽的真正领域，是在人、在人类社会、在人类生活。”

喜剧的创作思维就是幽默。用幽默的眼光看世界，用幽默的思维过滤世界，用幽默的手段

举重若轻地描绘世界，用幽默深层的智慧蕴含去解读世界，绝不是单纯地为取乐而取乐。黄永玉先生画的那幅“黑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乌鸦，应该就是喜剧艺术家的存照。他们就是这样，用睁开的眼睛发现世界的悱恻，用闭上的眼睛寻找应有的和谐；用睁开的眼睛怒视丑恶的猖獗，用闭上的眼睛构思美好的胜利；用睁开的眼睛凝视浮云的蒙蔽，用闭上的眼睛分辨隐藏的真理……正如莱辛所认为的，可笑的事物不是丑，而是美与丑的对比。

譬如，如何表现陈奂生和傻妹这对贫贱夫妻？他们经受着贫穷的折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向贫穷作抗争。作为喜剧艺术的滑稽戏，没有以悲写苦，而是以喜写悲：把图章盖在手心上就算登记，转身放下门帘就算入洞房，拉过孩子喊声多就算成家……这是多么荒诞悖谬的“喜事”！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喜事”中，痛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愤与挣扎，更表现了他们那无与伦比的承受与坚韧。这种“寓哭于笑”是多么富有智慧的幽默呀！

作为正喜剧的《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成就是滑稽与崇高的转化。这是由男女二位主人公的性格升华来完成的。如前所述，陈奂生在最后时刻，签字土地流转，毁家纾难，救赎大儿子的灵魂，完成了这个老式农民向新时代的跨进。而傻妹的性格升华，是由一句动作性极强的台词完成的：看见妻子把稀粥留给丈夫和孩子，自己整天喝凉水充饥，陈奂生绝望地哀叹，要是天天都吃不饱怎么办啊……这时，傻妹那浮肿的脸上漾起笑容，非常自信地摸着丈夫的脸说，“我要娶你，我要给你吃……”好一个“我要给你吃”！从为了让三个孩子填饱肚皮而嫁人，到要饭给丈夫吃，傻妹这个滑稽人物陡然间变成了令人感动落泪的了不起的妻子，了不起的母亲。

这两位从滑稽向着崇高的转化，绝非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有着必然的逻辑。

如前所述，胆小、自卑，保守得几近顽固的陈奂生，在滑稽的背后埋没不了他的正直忠诚，他甚至用幻想中的婚礼完成生命最后的历程，对傻妹一往情深。

而傻妹，一切为了吃饭，抛弃矜持和羞耻，只有乞求的傻笑。然而，当王本顺在他们的手心上盖完图章，就要“入洞房”时候，她突然提出，“没拜堂不行”。由此可见，在她“傻”的内里，有着最后的自尊。没有女人的自尊，就没有妻子的责任，更没有母亲的担当。

滑稽的陈奂生与可敬的陈奂生，滑稽的傻妹与可敬的傻妹，正是刘再复所论述的悲喜剧性格的二重组合：“所谓肯定性滑稽，是内在的、真的、善良的、美的内容，通过丑陋的、异常的、机械的、僵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滑稽。”这种二重组合，“它可以互相渗透，互相交织，互相转化，展示出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性格风貌。”

陈奂生和傻妹的性格塑造不正是这样的吗？

评点



永昆新作 《孟姜女送寒衣》 的古韵新意

□汪俐

了新的思考。这种改编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故事可以有新的视角、新的讲述。新的时代，观众的价值认同也是与时俱进的。该剧能够遵循这样的变化规律，并善于用传统故事阐述当代价值观，赢得观众的认可。

导演俞毓文在执导戏曲和话剧上都积累了一定经验。该剧能够清晰地看到，她对整部戏有明确定位。首先，她注重审美本体的把握，尊重昆曲艺术规律，通过与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和作曲家的合作，力求把全剧打造成一部纯正的昆剧，使得整部戏的唱念做打都非常规矩地道。其次，在舞台上呈现上，她又充分体现了一贯“不拘一格”“不宗一派”的个性特征，融入表现主义的理念与现代舞台大写字的手法，空间转换、人物意象表现非常明确，有别于传统戏剧的舞台呈现。舞美设计简约优美，场景转换别具一格，服装道具注重细节，舞台布景手法抽象。再次，她尊重永嘉昆剧长期以来的特色定位，着力凸显永嘉昆剧的质朴本色和平民气息，让孟姜女这个人物以及剧中其他角色更加平民化，让观众更容易接近。

永嘉昆剧表演具有古朴、自然、明快等特点。该剧每个演员都体现出非常高的艺术水准，表现出彩。尤其是孟姜女扮演者由腾腾表演功底扎实，令人过目难忘。这是一部单主人公的戏，孟姜女是绝对的主角。作为一名“80后”青年演员，由腾腾的天赋条件和自身努力在业界有口皆碑，再加上前辈艺术家胡锦芳老师的精心指导，使得整部戏她的表演稳健、身段优美，唱念都十分见功力。此外，该剧行当齐全，老生、花脸、老旦演员个个出彩。尤其是“走途”那场戏，以单纯的表演来表示场景的变化、表意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演员演技是极大考验。这与锡剧《珍珠塔》中的“走雪”、越剧《情探》中的“行路”有相似的地方，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永嘉昆剧团以一个小剧团的人马，展现出了大剧团的风范。

永昆品牌音乐具有较多的灵活性、自由性，可以“改调而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以“九搭头”为代表的永嘉昆剧音乐结构。该剧作曲是深谙昆曲音律的名家周雪华，她对全剧唱腔、音乐作了精雕细琢，曲牌仍然严守格律，曲调保留正昆的主腔，形式上保持永昆特色。特别是随着剧情的推进，情绪内容转换的加快，使用永昆特色“九搭头”几个宫调和南北曲都出现在同一场戏里，加快了节奏，缩减了枝干腔节拍，使得曲子流畅生动，又不失昆曲的古雅别致，对新编剧目如何凸显剧种特色，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然，一部原创的昆曲作品刚刚出炉，不可能十全十美，该剧亦是如此，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整场戏对孟姜女的情感铺陈采用单线叙事，显得比较平直，情感和情节的跌宕起伏显得有些不够；最后一场戏“石碾”略显突兀，与整部戏的叙事方式有些不太搭调；个别场次的服装搭配和整体还不够统一；年轻演员在念白上，对永昆特色把握不够精准，等等。这些有待于主创团队进一步加工打磨。尽管如此，作为昆曲界以“草昆”风格为鲜明标签的永昆，在演创人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创作出这样一部让人振奋的作品，为观众欣赏和理解别样的昆剧风格提供了又一个范本，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惊喜的。

《孟姜女送寒衣》是温州永嘉昆剧团继《张协状元》《琵琶记》等在全国戏曲界产生良好反响之后，又一部精心打造的新编昆剧佳作。该剧获得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首演即好评如潮。业内专家认为，该剧是对传统南戏一次富有新意的创新创作，是永嘉昆剧走“青春版”路线的成功实践。剧团的生命力在于作品，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精品意识和特有地域风格，永嘉昆剧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县级剧团独辟蹊径的发展路径。该剧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生长出的一朵奇葩。

孟姜女送寒衣作为中国传统故事，不同地域、不同剧种基本都有各自独特的演绎。如何依据南戏故事，量身定制，创作出具有永昆剧团风格的剧本，适应当代戏曲观众的审美趣味，是剧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编剧俞毓文用年轻人特有的当代意识，抛开固有神话和固有定位，让故事回归人性，以微视角来直击人性，从普通女性的角度来诠释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情感历程，以八段锦的叙事结构串联分散的事件，以孟姜女情感波澜为主线来推动剧情发展。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修筑长城”以及“胡虏入侵”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双重苦难，把长城作为一种避免民族连年征战并有效捍卫人民休养生息的战略屏障，作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魂”，铺设成全剧的叙事背景，将剧情由孟姜女思夫之情逐渐向家国情怀推进，使得该剧与传统的“孟姜女哭长城”相比，有了新的立意，让观众对于“修长城”、“殉长城”有

第六届国际幽默艺术周将在张家港举行

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国曲艺、中国杂技、江苏省文联、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国际幽默艺术周将于10月31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

国际幽默艺术周自2006年起已陆续举办5届，本届国际幽默艺术周在往届活动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幽默丰富生活 欢笑连接世界”的主题，搭建互联互通的中外人文交流平台，集中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发展成果，让更多群众能够共享幽默艺术盛宴。据悉，本次活动共有来自中、美、俄、法、德等国家近60个精品节目参演，涵盖小丑、魔术、幽默互动等多个类别。

参加本届国际幽默艺术周的中外艺术家，既有蜚声国际舞台的幽默艺术名家，如美国魔术大师艾亚拉、滑稽魔术大师大卫·卡普兰、俄罗斯莫斯科大马戏团的优秀小丑演员鲍里斯等，也有来自宝岛台湾的专业魔术师罗宾，更有深受广大国内观众喜爱的曲艺界演员，如王汝刚、翁仁康、叮当、阜卓、王声等。据介绍，本届国际幽默艺术周将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举行6台精彩展演，包括开幕式演出、国际幽默艺术专场演出、中国曲艺名家送欢笑笑演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幽默小段专场和“港城梦工厂”张家港市曲艺专场演出等。

(许莹)

第七届中国舞蹈节举行“9·15”系列活动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主办，首钢园、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共同承办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节“9·15”系列活动日前在京举行。此次活动选择了具有浓厚工业风的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环境舞蹈的展示地点则设置在园中的一方湖水旁。演出中，近百年的首钢工业园区与舞蹈艺术的灵动相互碰撞，以简约的光、线、影为元素，构筑出无限的艺术意味。

据介绍，此次参演作品大多充满创新性与实验性，其形式则丰富多样，涵盖了国标舞、环境舞蹈、百姓健康舞和街舞。其中，最具话题

性的环境舞蹈作品选取了《国际标准舞》《环境即兴》《俑2》《半影》和《撞》等5部作品，虽同为以环境舞蹈为主题的实验性舞蹈，但从内涵抑或是形式来看，均各有特质。除了环境舞蹈外，中国舞协还根据观众多样性的审美需求与创作的多元化取向在系列活动中加入了老少咸宜的百姓健康舞和酷炫十足的街舞精品节目。其中，前者推出了《银铃声声》《苗山花开》《妞牛扭》等来自不同地区的13部佳作，气氛活泼、律律鲜明，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下人民群众对舞蹈艺术的审美态度和选择取向。

(晓舞)

“北京故事”携七部佳作走进东北

9月28日至10月25日，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支持、宽友(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精选作品巡演携7部佳作在东北文化重镇沈阳和长春，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巡演活动。这是“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自2017年在津沪两地首次巡演取得圆满成功，第二次起程。此次巡演将在沈阳、长春的4个剧场演出28场。

此次巡演的7部作品类型各异、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故事、人物和创作团队上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包括昆曲《牧羊记·望乡》，

话剧《未完待续》《建家小业》《奋不顾身的爱情》《网子》《彼岸》和形体剧《吾爱至斯》。展演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戏剧进校园、主创演后谈、公益观剧团、戏剧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线下公益活动。

为推动北京市小剧场戏剧的创作与交流，引导小剧场戏剧健康良性发展，聚焦“北京故事”，发展小剧场戏剧，2012年，北京市文化局创办了“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7年来，展演始终保持着高标准、高质量的剧目遴选过程，累计演出剧目150部，成为北京市标志性的品牌展演活动之一。(余非)